

亲情一簇

寒途念亲暖

何阳

下班路上，寒风刮得我耳朵生疼，在这风声里，我听到铁轨上传来规律而有力的“咣当咣当”声。那是运煤专列即将起程的前奏，那声音宛如古老的摆钟，将我的思绪牵回往昔。

十几年前的一个冬天，我向车窗上哈着气，隔着玻璃水雾，看到邻居家散发出温柔的光，耳畔全是邻居家团聚而幸福的笑声。突然，母亲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：“儿子，快，我们该走了，要赶不上列车了！”母亲蹲下给我穿好棉衣，拉着我往车站方向跑去，我们要去七百公里外父亲工作的地方过年。

父亲工作的地方在榆林市孙家岔镇的一个小煤矿，在当时那个交通并不便利的年代，我和母亲要坐十五个小时的列车，再坐两个小时

的汽车，才能见到父亲。这样珍贵的团聚，对于我们是艰辛而幸福的。

我和母亲随着拥挤的人流站到列车床位，母亲让我早早休息，也许是坐列车的新奇感，又或是对即将到来的团聚感到兴奋，我没有一点睡意。由于工作和距离的原因，父亲很少回家，偶尔回一次家，也是待不了几天就要离开。我望向列车窗外，一片漆黑，只能看到玻璃上我稚嫩的脸庞和母亲收拾床铺的身影。慢慢地，父亲模糊的轮廓仿佛出现在车窗上，我努力想回忆起他的样貌，却怎么也记不起来，只能靠父亲的照片和那碎片化的记忆将他的轮廓拼凑起来。

记忆里，与父亲一起生活的场景显得弥足珍贵。在我更小的时候，父亲还在家附近工

作，他每天早上都会把我扛在肩膀上，送我去幼儿园。那时的父亲很高大，肩膀很宽阔，每次我坐在父亲的肩上，都会将脑袋靠在他头顶，那种幸福无与伦比。每天放学，父亲都会在巷道尽头接我，手里备好美味的肉包子，我会冲向他，手舞足蹈地分享着幼儿园的趣事，父亲总是拉着我的手，微笑着默不作声看着我侃侃而谈。后来，父亲调去了榆林工作，无法经常陪伴我们，他那温柔的眼神和轻柔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开始变得模糊。

我在母亲地安抚下沉睡过去，不知过了多久，车窗外的雪越下越大，山川大地一片苍茫，树枝上挂满沉甸甸的雪花。因道路有积雪，车子艰难行进，感觉与父亲的距离遥远而漫长，我的心也随着雪花飘向父亲身边。

我们终于到达父亲工作的地方。远远看见如雪人的父亲面带笑容，挥着手站在雪中等待。他的眼神和我记忆中一样温柔，这景象突然缓解了我赶路时的急躁，感觉到久违的踏实。我热泪涌动，久别重逢的喜悦温暖了风雪天的寒冷，冲散了跋涉七百多公里的疲惫。

“呜……呜……”运煤列车高亢的鸣笛声将我拉回现实，列车的声音承载着我孩童时团聚的心情。每每听到列车声，我都会想起大雪中父亲等我和母亲的场景，心中不由升起一股暖意。

如今，随着时代和交通的发展，以前十几个小时的行程缩短至四个小时，亲人们团聚的距离也随着火车鸣笛声缩短。寒风依旧在我脸庞刮过，但我心中的暖意却愈发浓重。



寸草春晖

冬天已至，我把小宝在幼儿园里做汤团的视频发给了母亲。她一边端详手机，一边露出慈祥的微笑。

看她打完毛衣后，活动着僵硬肩膀，我建议道：“妈，你最近怎么没有出去打球了？锻炼身体还是得坚持啊。”母亲说：“我本来也想去，天气太冷了，公园那些玩伴都不出来。”说来也是，最近的冷空气频繁，的确会“劝退”很多外出活动的人。大人们是不得不上班，小孩子们则不得不上学，自由度最高的老人们，当然是能不出去就不出去。

有一次我回老家，母亲脸上露出孩童般天真的表情，递给我好几张她在“老城区”拍的照片，我一看，被父亲载出门游玩的母亲可太年轻了，谁能看出她有70岁呢！有一张是在某祠堂，阳光从高高的屋角斜照下来，母亲穿着她最喜欢的绿色连衣裙，扎着马尾，笑容满面。

母亲有点遗憾地说：“这地方我16岁时来过，可当时不敢左顾右盼，怕被人说孩子气，因为我是被大队推荐来学习当兽医的呢。”就着功夫茶，我们母女感慨了一番，岁月不饶人啊。

母亲随手抄起电脑桌上的魔方，缓缓地转起来。我灵机一动，说：“妈，你想玩什么玩具，告诉我，我给你去买。”

“不用乱花钱，这个魔方是小宝玩剩下的，我不想浪费，偶尔拿来玩会儿。”母亲不好意思地说。我知道母亲这一代人，都信奉节俭是美德，但爱玩是人的天性。印度诗人泰戈尔曾说：“在老年时，会有许多闲暇时间，去计算那过去的日子，把我们手里永久丢失的东西，在心里爱抚着。”

很快，我从网上给母亲和小宝下单了很多可以一起玩的玩具。比如一款京剧变脸的玩具，做得惟妙惟肖，公仔的京戏帽子往下一摞，一抬头就变成成功，可以连续变五张脸。有手动版和电动版的，配合那首经典的《说唱脸谱》，母亲与小宝都被逗得开心大笑。还有立体拼图，有别墅或商店造型的，烟窗、小院、草坪，甚至有晒着的咸鱼，每次拼装，母亲会戴上老花镜，认真地看拼装指南，小宝就负责拆卸每个零件，并在外婆面前一字排开，我只需做好后勤，提供茶水和零食即可。

还有彩色粘土，母亲是蒸包子的能手，婆孙俩用粘土做蛋糕，小宝设计的造型总是动物，母亲则喜欢做水果，摆盘后五颜六色，还挺美。

母亲渐渐喜欢上了玩玩具，她开心地向我炫耀：“你买的都是静态的玩具，我买的是动态的玩具。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我闻之好奇心大起。母亲得意地拿出她自己组装好的室内乒乓球：一根1米多长的有弹性、会摇晃的竖杆上，装着一个乒乓球，商家还配上两个塑料球拍。

母亲与小宝这对“忘年玩伴”，这下能将玩具与锻炼身体合二为一了。更美好的生活，是从鼓励老人家玩玩具开始。

坚守与思考

祁军平

这一年，转眼就要过去了，回顾起来，似乎忙碌碌却没啥成就。但在我心中，有一个人让我深受触动，那就是王前恩老师。他是一个60多岁的农民，生活经历丰富，从养猪到商场保洁，无论做什么，他都对写作保持着一份执着和热爱。

我们早些年在小说作家网就认识了，平时大多是网上交流。大家都知道，搞文学不易出成果，是个苦差事，熬夜伤身体，还不挣钱。王前恩老师不管养猪还是做保洁，每天都要挤时间写上千八百字。这些年，他出了15本书。

11月的一天，王前恩老师给我发来信息，说他出了新书，30多万字，是他这两年辛勤写作的成果。他还告诉我他的视力不太好，写作变得更加艰难。

说实话，王前恩老师那股勤奋劲儿，大多作者都比不上。从2018年到现在，他出了14本书，写了差不多290多万字，我这懒家伙跟他一比，腿慌慌。

常听人说，文学是傻子干的事儿。不挣钱不说，还熬夜写东西到底为了啥？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。同事的丈夫，以前是个诗人。二十年前，我们同住在职工宿舍。那一年，他在家劝我下，放弃了热爱的诗歌，选择了仕途，把订阅的《星星》诗刊及几百本文学书籍一股脑给卖了，从下乡中学调到政府部门工作，从写诗歌改成写公文，现在已是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，成了副县级领导。在大家伙眼里，他那就是功成名就。

这几年，我认识的宝鸡作家荒原、郭成方、吴正茂、李喜林等，好多人为了文学熬夜写作，结果年纪轻轻就走了。我有时候就想，要是哪天我也突然蹬腿了，我这些年收藏的几百本书和我出版的书，会不会也被我媳妇卖了？

人这一辈子，富贵都是天注定的，我们无法掌控。人活一辈子到底图个啥？在这个浮躁的社会，王前恩老师对文学的那份坚守，让我明白，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富贵，而在于追求自己心中的那份执着和热爱。

岁月留痕

走，啜面

夏智轩

仿佛大部分陕西人的骨子里，都有种对面的执念。在武汉轮岗近三个月，毫不夸张地说，刚来第二周，我便带着味蕾，在武汉找遍了陕西面馆，尽管啜了几家，却总觉得少了那份地道的“美气”。

于是乎，假期回家放下行李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走，先叫我美美啜一碗三合一。”

走进那家熟悉的面馆，老板热情地招呼我。

“好久没见你了，还是老规矩？”

“对么，好久没吃了，今天加个煎蛋！”他熟练地扯起面条，将它们投入滚烫锅中，望着不断翻滚的扯面，心中的激动愈发难掩。几分钟后，一碗热气腾腾的三合一便出现在我面前。我拿起筷子，轻轻搅拌着面条，让调料、臊子与面条充分融合。一筷子下去，捞起一大撮，高高抬起筷子，吸溜一口面，就一口蒜，面条的筋道与汤汁的浓郁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美味。辣而不燥，酸而不涩，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。我闭上眼睛，细细品味着这碗面，仿佛在品味家乡的记忆与情怀。那一刻，我深刻体会到了陕西人对面的执念。这种执念不仅仅是对美食的热爱与追求，更是对家乡、对亲人、对生活的深深眷恋。无论我们走到哪里，无论我们经历了多少风雨与坎坷，那份对美食的热爱与执着始终如一，它像一根纽带，将我与家人紧密相连。

大快朵颐后，就只剩下碗壁上的一层红红的辣子和少量的臊子。“老板，倒碗面汤！”一口下去，直呼“嘹咋咧，舒坦！”

陕西面食的魅力，不仅在于它的味道，更在于它所蕴含的文化与情感。一碗面，就是一个故事，一段历史，一种传承。在陕西，面食不仅是日常饮食的一部分，更是人际交往的媒介，是庆祝节日、欢迎宾客的重要仪式。每当有亲朋好友相聚，不论是在城市的餐馆，还是乡村的院落，一碗热腾腾的面条总能迅速拉近彼此的距离，让气氛变得温馨而热烈。而对于那些远离家乡的陕西人来说，一碗地道的面食，更是他们心中最温柔的乡愁。

每当在异乡品尝到熟悉的味道，那份对家乡的思念和眷恋便油然而生。那不仅仅是一顿饭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和对家乡亲人无尽的思念和祝福。



十字路口

赖家斌

交通志愿服务，缓解了我们的工作压力，你看，现在的秩序是不是好多了。”漂亮的小李交警笑着对我说。

“嘀嘀嘀”，电动车、出租车、小轿车、公交车相继涌入车道，摩托车、自行车争先恐后挤进车道，人行道上的行人步履匆匆，一脚紧跟一脚，进城的、出城的、左转的、右拐的，马路上一下子忙碌起来，四条车道分左右两边相向而行，像是四条流水线川流不息，又像是出水的海豚排着不规则的队伍缓缓游动。“吱”，红灯亮起，一声声急促的刹车，只见车身左右晃动，车上的人前俯后仰，司机们紧盯着红绿灯，倒数3秒时，就挂上了挡，踩着时间像泄洪一样窜了出去。

骑电动车的多数是送孩子上学的家长，大桥路周边集中了四五所小学。近年来，买房的、搬迁的居民增多，学生增多，一到上学放学时间，学校周围人头攒动，交警定时疏导，保安维护秩序。“这个把小时是最难挤的，我得趁早赶紧去买点菜回去做饭，11点半还要来接娃呢。”家住鑫街口小区的陈大妈望着孩子走进校门，又急匆匆地赶去菜市场。

骑摩托的、坐公交的大多是打工仔，男的急忙赶往建筑工地和生产车间，卸下头盔就忙活起来，他们干的是挑背搅拌这些重活，累活，要赶工期抢进度，苦点儿、累点儿没啥，有活儿干就行，最好能给点加班费。女的径直跑向商场超市和餐馆酒店，7点半签

到，哪顾得上打扮，穿上工服就麻利打扫卫生，开门迎客一点小不能马虎，活路倒是轻巧，下班了还能给那口子做顿喜欢的饭菜，管他挣多挣少。

路沿、人行道上，拎着口袋、推着架子车卖蔬菜和水果的商贩穿来挤去，看见城管、社区工作人员过来，挑起担子就走。原来在大桥路十字附近的培新街、大北街、西关有几处自发形成的菜市场，附近七里沟、马坡岭、东坝、水竹桥等地的农民都把自己种植的时令蔬菜挑到这儿来卖，人声嘈杂，拥挤不堪，垃圾遍地。去年，政府统一规划建设了便民市场，划行归市，分类设点，可是，卖菜的、买菜的还是习惯到老地方转悠。“那地方（新市场）不顺路，也不熟悉，在这儿都是老熟人，一会儿就抢完了。”卖了十几年菜的王老汉站在培新街口，提着空筐子回头望了望，等候绿灯亮了，他要原路返回。

此时，大桥十字路口，依然是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。

人间百态

冬的浪漫气息

张莉

曳生姿。差不多要一个多月，银杏叶从青涩逐渐妖娆，从简约变得旖旎，明明是一棵树，却如同戴上了雍容的花冠，于萧瑟之季独美。那种美令人惊叹，甚至连娇艳的花朵都比不上银杏叶那骄傲的气质，当叶片陆陆续续离开枝干奔向大地，旋转着翩跹，把整个凋落过程演绎成一个完美的谢幕。

银杏树下，我看到有人拍抖音，三角支架前，两个女孩捧一捧叶子向空中扬起，咯咯笑着，在纷纷落叶间快乐转身。她们拍了好几遍，过路的行人也很耐心，给她们让出空间，也被她们的笑声感染。虽说已是入冬，风和日丽的“小阳春”不禁让人产生错觉，银杏叶的明媚更增添了愉悦的氛围感。我和同伴也忍不住在这里留影，倚树回首却把黄叶嗅，拍了好多照片。

二舅

蒋延珍

要请师傅喝酒，而钟木匠也逢人就夸二舅是他最得意的徒弟。

外公外婆年迈，二舅供小舅读高中，小舅高中毕业落榜后，二舅支持小舅进城做生意。后来小舅在城里安了家，家中的大小事就靠二舅打理，照顾父母的重任也落在二舅身上。

二舅到了适婚年纪时，村人给他介绍了漂亮的二舅妈，二舅见了二舅妈，觉得她会过日子，虽然文化程度不高，但敢直言还特别有孝心。二舅不在家时，外公外婆生病了，都是二舅妈背着他们跑上跑下，守在医院。为照顾外公外婆，二舅干完农活，只能在近处打零工，直到二老离世，二舅才和二舅妈远赴他乡挣钱。

在外挣钱修好楼房后，二舅把独居的大舅

接来同住。后来大舅生病也是二舅一家照料，直到大舅离世风光厚葬。

二舅的骄傲是他的女儿，从小懂事听话，学习刻苦，成绩顶尖，完成学业后顺利工作。只要提及女儿，二舅眉眼里都是笑。他说：“现在书本知识我们都不懂，根本无法辅导她读书。别人家孩子读大学花钱，我女儿读研居然能挣奖学金，过年回来还给我钱。”

我说：“二舅，你们就等着享福啊！”二舅笑笑：“能动的时候还是要多动，好手脚哪能光靠儿女？年轻人要在城里立足压力不小。等我们马上买满社保就可以歇气了。”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抖音中的二舅，有空时总喜欢唱歌，拨弄乐器，优美的旋律奏出他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母亲二三事

常彦杰

母亲虽然是位普通、不识字的家妇女，却深深懂得“百善孝为先”的道理。现在，用一篮子白馍作为礼品去孝敬老人，会遭人诟病的，但在那个年代的陕北贫困农家，是难能可贵的。这一篮子白馍，令我看到了作为寒门家庭的女儿对老父亲的一片孝心。

三根裤带面
大约是1975年，我们因为父亲当时在米脂县法院工作，住进了城里，一家人从此便生活在一起。让我和母亲始料不及的是，父亲因工作不顺心，经常回到家对母亲和我发脾气。我恐惧，也愤怒，但母亲却没有任何怨言。

有一次，父亲莫名其妙地发完脾气后，母亲一边委屈地抹着眼泪，一边特意在快熟的钱钱饭里下了三根裤带面，两根捞给了父亲说：“吃吧，当家的，吃好了有精神发脾气。”一句话，便把还在生气的父亲逗笑了。一根捞给了我，说：“吃吧，孩子。你善使性子是盼你快快长大哩。”这三根裤带面，不仅化解了家庭的尴尬，也让我看到了母亲的胸怀和睿智，看到了母亲的善良和淳朴，看到了作为妻子对丈夫的

理解包容和关爱。

一块枣糕

1962年，陕北因自然灾害侵袭，粮食奇缺。在米脂中学上学的我已经16岁，每月只能吃十多斤粗粮，可住在农村的家人，每月连十多斤粗粮也吃不到。

有一天，母亲突然来到学校，把我叫到一个僻静的地方，从口袋里取出一块用纸包着的枣糕，递到我手里说：“孩子，快吃。”我二话没说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，母亲看得直流眼泪……后来我才知道，母亲去榆林探视了生病的姨母，枣糕是她走时姨父为她备的干粮。她打早起身连水都没喝一口，在汽车上颠了3个多小时（榆林至米脂75公里）。看过我后，又要步行三个小时才能回到家（我家距县城12.5公里），几乎一天没吃东西。这块枣糕，令我看到了母亲对儿子无私的爱。

有道是，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。母亲的这些细微小事，虽不能生出什么光辉，但在我的心中就是那苍穹中的星星，时刻在天空闪闪发光，影响着我的人生轨迹。